

小镇

森 麒 / 著

谣言



一个被谣言包围着的
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一场传统伦理道德
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

北京文艺出版社

小镇谣言

森
麒

北京文艺出版社



小
镇
谣
言

森
麒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小镇谣言/森 麒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3

ISBN 7-5378-3866-5

I. 小… II. 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483 号

责任编辑 李书明

责任校对 晓 江

小镇谣言

森 麒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府西街 12 号 邮编:030002)

850mm × 1168mm 1/32 12.25 印张 280 千字

太原市福利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7-5378-3866-5/I·3775

定价:22.80 元

Xiaozhenyaoyan
故事简介

《小镇谣言》其实描述的是一个被谣言包围着的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她又一次真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惊心场景——

望鹿峰有许多许多优美动听的传说，王子木在这些传说的陪伴下，一天天长大，读书、当兵、转业回家……

清纯秀丽、人见人爱的萍香是古先生的女儿，刚来望鹿湾时还不会走路，与王子木同在仙云坪小学读过书，现在早已成了个土生土长的望鹿湾的大姑娘了……

在望鹿湾人们的眼里，萍香与齐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郑挺紧握着望鹿湾村支书的权柄，他常用圈起的麻绳套人的脖子，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萍香圈进他的怀里……

萍香抵挡住了郑挺水蜜桃的诱惑，却抵挡不住他对她精神上的折磨——古先生在他的折磨下，奄奄一息，她一个人来到了郑挺的门前……

新婚之夜，当郑挺喜滋滋地爬进萍香的被窝时，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

悲痛欲绝的齐浩去了县城，肝肠寸断的古先生吊死在了村里的老槐树上……

萍香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她在郑挺心中不是人，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打，随时可以骂的奴隶……

郑挺老是要开会，家中大小事务全由瘦弱的萍香打理，这让王子木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王子木经常帮萍香干重活，风言风语传到了郑挺耳里，他为王子木设置好了一个圈套……

郑挺虽然在萍香的床上捉到了王子木，却拿不出证据证明王子木睡了萍香……

郑挺犯了众怒，说是去开会逃出了望鹿村，最终被熊瞎子打死在了林子里……

王子木当上了村支书和大队长，他的领导才能、务实作风和火热的爱心深受人们的喜爱……

王子木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村里的非议，娶了萍香。新婚之夜，竟发现萍香身体下的褥子上有一团粘粘的、温热的血……

好朋友马忠夫妇不幸遭遇不测，留下孤零零的小女儿翠禾，王子木和萍香收养了她。翠禾和她的“弟弟”、王子木的儿子王小桐一起青梅竹马长大……

鹿泉河夺走了萍香。王子木带领村民开发望鹿村，空前地改变着村里的一切。

满怀着对翠禾思念，留学归来的王子桐，回家时才知道，他心仪的翠禾已经成了父亲王子木的妻子、他的妈妈。于是，王子木、翠禾、王子桐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发生了……

Xiaozhenyaoyan
目 录

故事简介	1
楔 子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39
第三章	69
第四章	97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55
第七章	183
第八章	213
第九章	241
第十章	277
第十一章	317
第十二章	347

Xiaozhenyaoyan
楔子

王子木很有名，不但因为他是致富领头人，还因为他被人争议的婚姻。

他结过两次婚。两次婚姻都引起了望鹿湾的极大的震动。特别是第二次，使得全村舆论大哗，因为和他结婚的姑娘，跟他儿子王小桐年纪相当，而且是他朋友的女儿，他的养女。

现在，村里又飞起了关于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的流言。

“王副乡长，最近议论您的人比较多……”乡政府的吕干事对王子木说。

王子木没怎么在意。“他们说……王主任和小桐……”王主任就是王子木的妻子。

王子木心头一怔。

“人们看见小桐和王主任关系特别，微妙又亲密。有人说看见他们牵手了，还有人说看见他们……”吕干事又说。

王子木还没听完，就鼓起两只大眼，瞪得吕干事心里发毛，然后吼道：“他们现在是母子关系，当然好，你吃胀了撑得胡说八道？”

吕干事一愣，随即紧张地说：“副乡长，他们不是那种关系，是这种关系呀……”

王子木闷着。

吕干事忽然听到轻轻一震的声音，侧头一看，王子木仰倒在轮椅的靠垫上，双眼紧闭，昏过去了……王子木醒来的时候，年轻的妻子正端着一碗荷包蛋站在他床前。

王子木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接碗，而是直看着妻子不眨眼。妻子不敢和他对视。

王子木突然一挥手打掉了妻子手中的碗，两个荷包蛋摔得稀烂。

儿子小桐见此情形，也傻眼了。

王子木不敢看走近前的小桐，他不知该以什么样的目光看他：以父亲的眼光，还是以情敌的眼光？

王子木双手猛一推，把妻子推倒在地，吼道：“你们欺负我老了！……”

妻子和儿子脸色煞白，他们知道最可怕的事降临了！

这件事的最大的受益者是麻记茶馆。这儿是望鹿湾人议论是非的聚集点。现在，连从没有坐茶馆习惯的人也来了。

大多数人指责王子木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说她 不守妇道，不洁不贞。

熊三不住地摇头叹息：“王副乡长也真是命苦，瘫痪了身子，脑子也不清醒了，还被老婆狠心抛弃了！王子木一辈子真白疼她了。”

还有人说：“要不是子木，她早就不知死到哪角落里去了！”

一个长胡子老头儿把拐杖往地上一捶，很愤怒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要翻天了。王小桐还是留过洋的人，干的都是哪档子事儿？颠倒了人伦，偷人都偷到父亲身边来了。唉，真是造孽呀！王子木一世英雄，老了来却让这么个不要脸的儿子给抹了黑。我要是养了这么个儿子，非拿猎枪崩了他不可！”

老头儿还骂道：“她当年要嫁给王子木就已经是离奇，也有人劝过她，可她不听，非要嫁。嫁了也就嫁了，就该好好的做个媳妇。可现在又要离，既要离那当初又何必嫁呢？我们那个年代哪有离婚的？谁要像她这样，必定是丢尽了祖宗八代的脸。拿婚姻当儿戏，想一会儿就嫁这个，再想一会儿又嫁那个，到底要嫁多少个才算完啦？天底下的男人你嫁得完么？”

气愤者不独这老头儿一个，还有许多人。他们不仅为王子木而愤慨，还感到自己也受了辱。一个茶客的话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我们望鹿湾是个整体，王子木的老婆和儿子丢的不仅是他们王家的脸，也丢了咱们望鹿湾的脸，难道望鹿湾的神话

传说不够多，还需要这样的真实故事来招徕游客么？传出去我们望鹿湾人还怎么做？

于是，这些意见一致的茶客商议，要管管这事。老头儿带了一些人来到乡政府找了乡长，表达了茶客们的观点意见，说王子木的老婆和儿子的行为带来的危害是会直接影响望鹿湾声誉的，会给游客们一个民风不正的坏印象，要求乡政府去阻止二人结婚。

望鹿湾的流言蜚语，像狂涛一样淹没了王子木一家人。

Xiaozhehyaoyan
第 一 章

又见望鹿峰了！这阔别多年、魂牵梦萦的望鹿峰，他的家乡！

王子木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压抑的激动，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五年的兵营历练使他的体魄更加强健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来到淙淙的鹿泉河边，他取下背上的铺盖卷儿，撂在地上。然后双手互卷衣袖，露出青筋暴突的粗实双臂，拱身

伸进水里，不停地浇水在脸上。

水是这样清澈。五年的兵旅生涯，他不知用过多少条河的水，可还是觉得家乡的鹿泉河水更受用，洒在脸上更清快凉爽。儿时，他、齐浩、马忠和子文，不知在这条河里泡过多少次澡，曾经多少次在这条河里嬉戏。

子木把头从水中抬起，脸上挂满了闪亮的水珠。他环视四周的树林和蓝天——这些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的东西。鹿泉河呀，这孕育了望鹿湾山民那最善良的情感的河流，它绕着村头流过，把庞大的望鹿村拥进了自己的怀抱。

良久，他又倏尔埋下头去，张嘴像条水牛一样吸起河水来，一股凉悠悠的感觉沁入心脾。仿佛吸取了新的力量，他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望着在和煦的阳光之下闪着粼粼波光的水面，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了一幅幅儿时的画卷。

那天，他放学回村，已是日影西移，晚霞如锦缎般铺满了望鹿村的天空，河面一波一漾地映出了空中的色彩。他朝河边一处宁静的河湾走去。这个河湾是个避风的湾子，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杉树，河边则有长长的一片沙滩。这里太宁静了，伙伴们一起戏水的时候都不爱到这里来，而是到村头那更开阔，阳光更明亮的河面去。但是这里却是子木的一个秘密领地。他常常会一个人来到这里，脱光了衣服在泥沙里打几个滚儿，然后站到河边一块高高的哈瘦石上纵身往河里一跳，那才叫爽呢！

来到湾边，他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三五两下脱了个光溜溜，在沙滩上一连翻了几个跟头，然后一个纵步跳上了哈瘦石，“一、二……”他躬着身子做出起跳动作，嘴里的“三”还未喊出口，猛然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哈瘦石下的水里站着，正

偏着头轻轻地搓着一头长长的秀发。他看见她那水灵灵的身材，一下子在石上僵住了，随即两眼不由自主地定住，如聚焦的电光般，牢牢地锁定在小姑娘身上，一颗心像鼓儿似的。他平日里哪曾想象得出，她的身条儿这么迷人：光洁、嫩白，像新剥开皮的笋儿……他的脑袋里什么也没想了，目光像被磁铁吸住似地粘贴在她的肌肤上……

小姑娘也听见了人声，抬起头来就发现了站在石上的子木，吓得尖叫一声，双手慌乱地遮挡身体，清秀的面庞腾地红了，仿佛染透了天空中晚霞的色彩。

“木头哥，你、你，你都看见了，可咋办呀？”她慌张而惊恐地问子木。

子木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我，我……”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感到全身仿佛在发颤，一急之下，转身抓起沙滩上的书包和衣服就跑。

回到家里，他才发现裤衩掉在沙滩上了。丢了就丢了罢，他不敢再回去捡了。

小姑娘叫林雪，是子木的老师林先生的宝贝女儿，也是他的同班小师妹。第二天一早，子木刚出门就看见林雪站在他家的篱笆墙下，他的裤衩就在她柔嫩白皙的手里捧着，叠得很平整，而且干干净净的。子木的脸腾地烧得厉害。

“我给你洗过了。”林雪低着头说，“你拿回去吧。”说着递了过来。

子木更加难为情。他没想到裤衩会被林雪捡去，还会帮他洗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一把抓了过来。“昨天，我不是故意的……你洗的时候，林先生看见了吗？”

“我是悄悄在鹿泉河边洗的……”

“哦。”子木松了一口气。

“你的裤衩怎么不干净？中间有一块好难洗。”

子木闻言，脸上烫得火烧火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现在还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到河里洗澡的头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和林雪到望鹿峰上去玩，一起爬上一棵大树去掏鸟窝。鸟窝有点儿高，他搂住林雪帮她用劲，不料树枝嚓的一下断了，他和林雪一起掉下来了相拥着抱在一起……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裤衩湿了。

想到这里，甜蜜的感觉涌上子木的心头。

从那以后，子木便处处护着林雪，不让任何人欺负她，就连割草喂牛也和她在一起。而林雪也乐意和他一起。总是他割来的草就装进林雪的背篓里，林雪割来的草就装进子木的背篓里。两人回家的时候，背篓都是满满的。有一次，齐浩割草装进了林雪的背篓里，为此，他和齐浩打了一架，把齐浩的鼻子都打出了血。

可是现在，林雪，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他还在部队里的时候，父亲曾经来信告诉他，林雪已经走了，现在早已不知到了何方。想到这里，他狠狠地抹掉脸上的水珠，一把抓起铺盖卷儿抡到肩上，跨过鹿泉河，踏着熟悉而久违的石板小路走向村庄。青色的石板被一辈辈人踩得中间凹了下去，经过昨晚一场雨的冲刷，露出了漩窝状的纹路，湿漉漉的闪烁着质朴的光泽。石板缝中丛生的杂草，一尘不染，青青的，格外葱郁。

子木一到湾前，就受到人们的热列欢迎。

张三婶有些夸张地捧着子木的脸，使他的脸都有些变了形。“子木呀，听说你在部队上立了功，光荣得不得了呀！咱湾里也跟着沾了光呀！”

魏二伯从嘴里取下旱烟袋，张开嘴露出仅剩的两颗褐黄色的大牙说：“仙楼大队的林猴子老说咱望鹿湾的人是蛮子，全都是野猪配的种，上不得大场面。今儿个咱木头可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真正的见过大场面了，这可是给咱们大队挣足了脸面！回头，看我李驼背怎样去拿他林猴子的言语！野猪能当解放军？还能立下大功？他仙楼大队有谁能比得过咱子木的！看他今后还怎样有脸在我面前得意？”说完，比林猴子更加得意的笑声就从那两颗褐黄色的大牙的缝隙中冲出来，中气十足，把树梢上的鸟儿也惊飞了。

大家一阵附和，脸上都挂满了喜悦，那种好像自家儿子立了大功一样的喜悦。望鹿湾背后高耸入云的望鹿峰，也仿佛在沉睡中被这笑声唤醒，卷起阵阵林涛。

匡仑老汉把手往空中一伸，示意大家静下来，说：“我娃儿只不过在外头胡混了几个年头，大家伙可别这样宠着他，免得他小子得意得翘起尾巴来了。”

子木赶紧接道：“爹说的在理儿，我也就是干好了自己份内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匡仑老爹嗯了一声，从儿子的肩头取下铺盖挂在肩上，然后屈着中指敲着子木的胸膛说：“你娃儿还嫩得很，这么早回来干嘛？多为国家干几年不是更好么？”

大队支书郑挺说：“甭听你爹的面子话，昨天他还往鹿儿